

郭小寒 著

# 城市日记

新裤子

反光镜

木马

痛仰

达达

loyside

九连真人

马赛克

旅行团

Carsick Cars

刺猬

海龟先生

Call to life

中信出版集团

生命  
呼唤

郭小寒  
著

Call to life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而摇滚 / 郭小寒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217-2159-1

I. ①生… II. ①郭…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7862号

生而摇滚

著 者: 郭小寒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7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7-2159-1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书中未标示图源的照片均由乐队相关经纪公司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 目 录

001 >>>> **自序**

007 >>>> **新裤子** 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提前离去在成名之后

027 >>>> **反光镜** 三人朋克，像一支队伍

047 >>>> **木马** 经过整个舞台的灯火

071 >>>> **痛仰** 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093 >>>> **达达** 时光不会倒流，人生却有重逢

113 >>>> **Joyside** 回来了，浪漫心碎的夜晚复活了

129 >>>> **后海大鲨鱼** 梦是白色的泡沫

153 >>>> **海龟先生** 在光芒之下从容退场

171 >>>> **刺猬** 昔日青春纷纷老去，只有少年依旧横冲直撞

191 >>>> **Carsick Cars** 在噪音里大梦初醒，在浪潮中继续造梦

211 >>>> **旅行团** 途中不全都是好风景，还有多少不得已的离别和放弃

233 >>>> **马赛克** 如果全世界都跳舞

253 >>>> **九连真人** 做事，定会翻身

270 >>>> **后记** 二楼的乐评人

# 自序

我还依稀记得，2012年到来时内心隐隐的恐慌。按照玛雅人的神秘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早在2009年就有一部史诗级的灾难大片《2012》，向大家宣告了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寓言。2012年1月，我最喜欢的“地球上最后一位音乐诗人”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发行了他的一张全新专辑 *Old Ideas*（《老主意》），以自己和自己交谈的方式回顾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对于我这样的“80后”来说，正式进入三十而立的阶段，不得不告别青春期，步入成人世界。生活给我们的成人礼则是，同在这个寒冷的1月，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精神聚集地——位于五道口的D-22俱乐部正式宣告倒闭。

D-22为自己的倒闭举行了盛大的摇滚演出派对，当大家都在疯狂pogo<sup>1</sup>，把汗水和泪水洒向舞台的时候，D-22的老板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举起一个牌子大声喊：“我们倒闭了！”以这种方式，一代人的青春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音乐记者、一个摇滚乐迷，一边梳理中国乐队的历史，一边听打口唱片，看一场又一场的现场演出。

1 指在摇滚乐现场，随着音乐节奏身体跳跃、摇摆、冲撞。

20世纪80年代，崔健横空出世；90年代初，唱片工业蓬勃发展，催生了以黑豹、唐朝和魔岩三杰为代表的主流摇滚乐；90年代到21世纪初，新一代北漂乐队在迷笛音乐学校、树村、霍营以及各个酒吧活跃着。到了五道口的朋克（Punk）<sup>1</sup>时代，从嚎叫俱乐部、“无聊军队”到以麦田守望者、新裤子、地下婴儿为代表的“北京新声”横空出世，然后是 Carsick Cars、Snapline、后海大鲨鱼、刺猬、嘎调等“北京超新声”崭露头角。2008年以后，中国摇滚音乐节遍地开花，乐队巡演成为常规，商业化的大潮即将到来……中国摇滚风云变幻，一代人随着旧时代的谢幕而远去，又一代人则伴着新时代的脚步走到台前，周而复始。用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摇滚乐在中国，从少年走向了成年。

2012年，像我这样的“80后”也从少年变成了成年人，我们跟自己的青春作别。作为一个成年人，一旦关上那扇门，就不得不去做一些成年人该做的事情。

在结束了D-22“青春公共王国”的派对之后，作为一名演出经纪人，我开始和民谣音乐人走上了“走江湖”的演出岁月。我带着周云蓬、万晓利、小河、野孩子等音乐人，辗转于北京、香港、台湾、上海等地，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艺术节与音乐会。在这些与民谣同行的日子里，我积累了一整套独立音乐经营运作的经验，也为日后更投入地做音乐行业的专业工作，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去巡演的火车上，我经常戴着耳机听音乐，最常听的一首是嘎调的《火车》：“太多等候把你带走，并放逐在无尽的爱里；太多忙碌把你挽救，并安放在平凡的爱里。”

1 朋克，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属于最原始的摇滚音乐——由一个简单悦耳的主旋律和三个和弦组成，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

人生最爱的那些东西，可能还是被封存在2012年的末世预言里了。接下来有几年，我喜欢的乐队全都没什么新作品，而个人在雄心勃勃的繁忙的互联网创业中，迷失了自我，也感受不到心动，只是越来越疲惫。那段日子，我仿佛被劫持到了外太空。

2018年，我辞去了所有的工作，恢复单身，重新开始写作，这让我感觉仿佛重返地球。而此时，世界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宇宙仿佛出现了一个虫洞，时间又穿梭了回去。

2019年愚人节那天，Joyside宣布重组。这个消息让很多朋友热泪盈眶，曾经一同在五道口和鼓楼挥霍青春的朋友们都说：“大家都在往回寻找十年前的记忆和热血，仿佛又要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2009年Joyside解散后，刘昊和经纪人刘非在五道营的胡同里开了School酒吧。从Joyside、赌鬼、后海大鲨鱼，到埃莉诺、白噪音、丢莱卡等，在School里“长”出了一拨又一拨的北京新乐队。而那些从外地来北京发展的乐队，比如万能青年旅店、海龟先生、糖果怪兽以及盘尼西林等，也从这里开始，逐渐融入所谓的圈子和集体。将近十年，有多少人在这里找到归宿又流离失所，喝过吐过，爱过伤过，这里承载着他们多少爱恨情仇。除了少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鼓楼灯火通明的酒精夜色里，大部分人告别过去的自己，成为有房贷和车贷的社会人，养育孩子，考虑升职……但十年后，Joyside回来了，这让大家感觉他们之前只是在鼓楼大街往交道口转了个弯儿，而现在又碰面了。

2019年的夏天，我们看到了《乐队的夏天》，一定意义上，摇滚乐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现在了更大的舞台上。

那个夏天，我们隔着手机屏幕，和痛仰、反光镜、新裤子、

刺猬这些曾经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期的乐队，一起哭一起笑，仿佛过往的岁月又都回来了。刺猬乐队在“理想世界”那个单元，唱了《24小时摇滚聚会》，这首歌讲述的正是D-22俱乐部那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日子……摇滚乐似乎又回来了，而且正值壮年。

那个夏天，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人生往前运转的轨迹不是单向的，而是如莫比乌斯环，当中国摇滚乐裹挟着与它一起成长的乐迷毫无察觉地走到了2019年，又好像不知不觉地回到十年前的那一面：在五道口与鼓楼的平行世界里，有着无数乐队和年轻人在努力燃烧自己，释放能量。这些故事得以复苏并放大，在这个越发虚拟化的世界里，散发出一些旧世界的黑暗、爱与痛苦。

“很多事情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你才知道意义何在。”P.K.14的主唱杨海崧说。

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长时间待在家里，不能去摇滚乐现场，不能与朋友聚会。待在家里的时候，最想念的还是那些音乐节上的难忘瞬间，那些在live house（音乐现场空间）挥洒热情、汗水与啤酒泡沫的难忘夜晚，那些午夜穿过的大街小巷，那里流淌着我们曾经燃烧过的青春、热血和梦想……

于是，我拿起了笔，去记忆深处回溯那些曾经被摇滚乐点亮的时光。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乐队，他们的成长、记忆、作品，与个人的粘连，与时代的交织，都已经重叠在一起，形成一块坚硬的东西，生长于我们的体内，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品格。

正如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所说：“摇滚乐就是不甘平庸的觉醒、直面人生的力量，以及主动改变生活的勇气。”在人生漫长的时间里，摇滚乐依然带给我们力量、启迪和陪伴。

2020年春天，我收到《乐队的夏天》节目组邀请，作为“专业乐迷”录制节目。坐在演播厅“二楼”的位置，以特殊的形式，我观看了所有喜欢的乐队演出。曾经喜欢的那些乐队，Joyside、Carsick Cars、后海大鲨鱼，就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在舞台上心照不宣地彼此映照。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尽量客观、翔实地写下13支摇滚乐队的故事。事实上，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前半生写下的，因为每一次下笔的冲动都暗藏在过去被摇滚乐影响和改变的生活里。这13支乐队，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审美趣味，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样态，就在这一个个乐队里一点点呈现出来。在这些故事里，能看到他们的闪耀与传奇，洒脱与执着；也会看到那些痛苦与挣扎，退缩与犹疑。而正是这样矛盾与复杂的交融，才显出他们的生动和可爱，以及摇滚的真实与赤诚。他们是生而摇滚的人，反过来亦成立——摇滚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

一个少年和一个成年人的区别大概也是摇滚乐的标识。少年是以付出、叛逆、牺牲作为价值来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而成年人却忙着得到、占有和索取。像我一样的“80后”少年们最终还是变成了成年人，在我们跟自己的青春作别的同时，也有属于我们的音乐去记录这一刻的转变。作为前文化记者、乐评人、重度摇滚乐迷的我，则选择用文字去记录摇滚如何改变了这样一群人，又如何改变了世界。



# 新裤子

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  
提前离去在成名之后

# 夏天侧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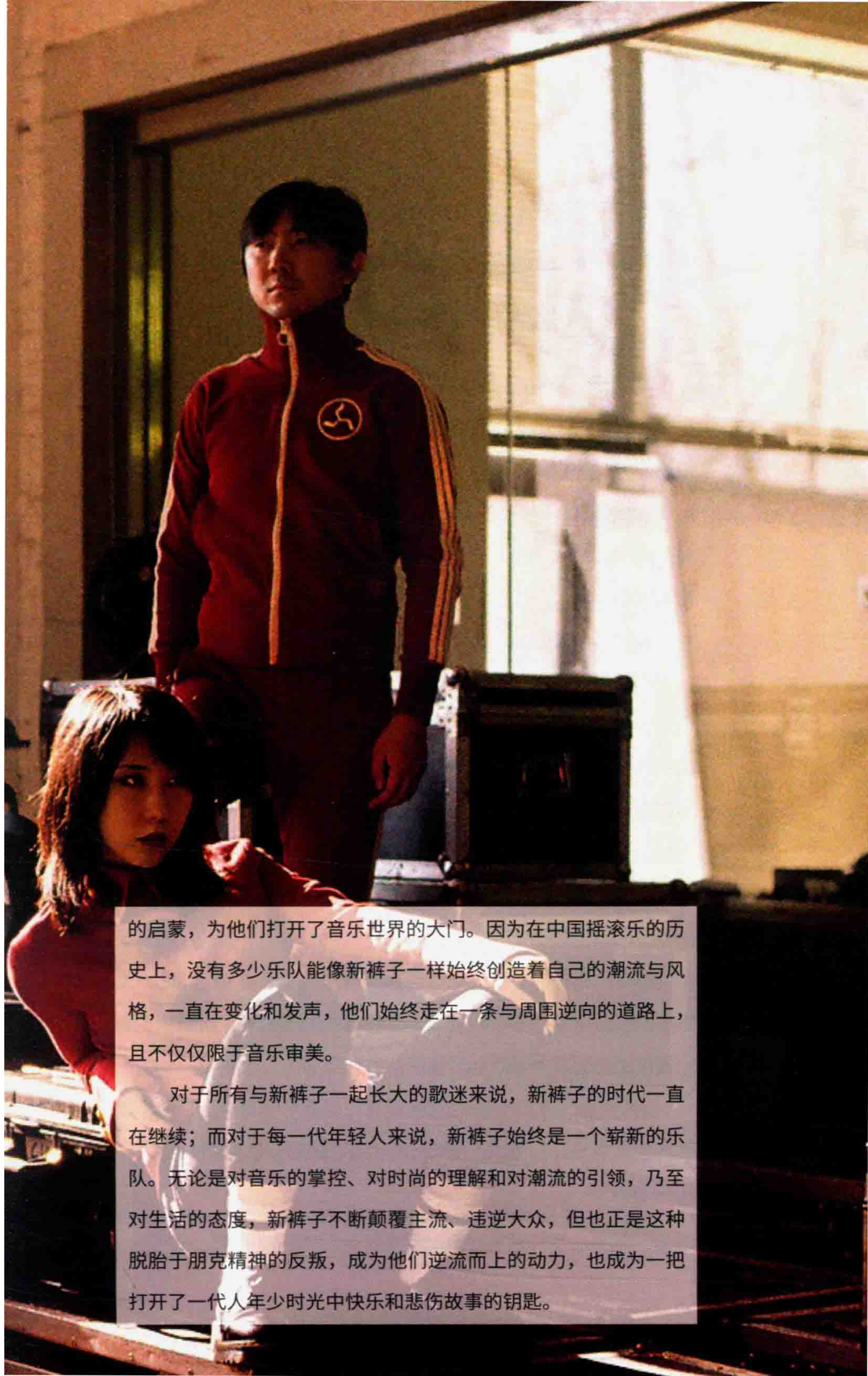
“新裤子是一支想干吗就可以干吗的乐队，这让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幸运。”

这是彭磊 2011 年在北京展览馆演唱会上说过的一句话。要知道，曾经这几乎是一支以反抗固有秩序、嘲讽主流品味为己任的乐队——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甚至不考虑乐迷的感受，坦承“我们曾经写歌都是给自己听的，没期待有什么人会喜欢”。

在《乐队的夏天》里，马东问新裤子乐队：“新裤子的风格有过变化吗？”彭磊回答说乐队最初算是个朋克乐队，然后转向新浪潮（New Wave）<sup>1</sup>，搞过“土摇”，到后来发现“音乐形式其实都是外在的，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在音乐里表达的真实情感”。

在节目里，还有年轻的乐队坦诚相告说新裤子是他们摇滚乐

1 新浪潮，保留朋克音乐叛逆的同时，又迷恋电子、时尚，风格多元。



的启蒙，为他们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因为在中国摇滚乐的历史上，没有多少乐队能像新裤子一样始终创造着自己的潮流与风格，一直在变化和发声，他们始终走在一条与周围逆向的道路上，且不仅仅限于音乐审美。

对于所有与新裤子一起长大的歌迷来说，新裤子的时代一直在继续；而对于每一代年轻人来说，新裤子始终是一个崭新的乐队。无论是对音乐的掌控、对时尚的理解和对潮流的引领，乃至对生活的态度，新裤子不断颠覆主流、违逆大众，但也正是这种脱胎于朋克精神的反叛，成为他们逆流而上的动力，也成为一把打开了一代人年少时光中快乐和悲伤故事的钥匙。

## 1

## “我们的时代”早已到来， 但他们不断叛逆，又提前离去

新裤子乐队最早是一支以“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命名的朋克乐队，由彭磊、尚笑、刘葆三名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组成。

“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这个名字是彭磊的朋友庞宽从书里看来的。名字特别难记，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金属乐队，“后来觉得特别傻，就不用了”。

1997年，彭磊和尚笑、刘葆在距离工艺美校三个路口之外的北京服装学院防空洞里排练了几天后，就去找师兄沈黎晖录歌了，他们给自己改了个通俗易懂的名字“新裤子”。这首《我们的时代》就被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摩登天空1》合辑里，作为打头阵的A面第一首歌。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师正是庞宽，“This's our times”（这是我们的时代）作为歌词印上了《摩登天空1》的封面，不经意间开启了与摩登天空和“北京新声”<sup>1</sup>的故事。

那时，乐评人就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新裤子、清醒、花儿、麦田守望者的出现，标志着摇滚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而新裤子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属于他们的时代”。

上中学时，男孩子都喜欢踢足球。可是当体育课上别的小孩都在绿茵场挥汗如雨时，彭磊会一个人安静地待在单杠上，“从

1 “北京新声”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97年发行的清醒乐队首张专辑的宣传CD里。当时，以新裤子、麦田守望者、清醒、超级市场为代表的新乐队频繁发声。

来没踢过”。

高一的时候，彭磊接触到摇滚乐。当时唐朝乐队发行的磁带太火了，彭磊拉着朋友们一起练习重金属。但是他的队友们技术都太弱了，根本驾驭不了重金属。有一段时间他们特别迷茫，当时很多人开始喜欢涅槃（Nirvana），就是主歌一直用低音唱，到副歌忽然翻八度开始大声嘶吼的那种音乐风格。当时许巍、汪峰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并且火了，电视节目里也有特别多人这么唱，变成了一种套路。

但彭磊他们当年就不是特别喜欢涅槃，觉得这样唱有点儿傻。而许巍、汪峰的歌都太苦了，根本不是他们生活里所喜欢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彭磊误打误撞买了一盘雷蒙斯（Ramones）<sup>1</sup>的磁带——和弦简单，劲儿又很足，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我们想做的音乐”。这之后，新裤子乐队就转向了朋克。

后来彭磊回忆彼时的经历：“我们当时什么都没见过，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紧随而来的又是厌倦。”作为几个荷尔蒙正浓、嗅觉又敏锐的年轻人，新裤子并不沉溺于某一种类型音乐，他们对新鲜时髦的音乐时刻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也从未想要主动融入哪一个圈子。

20世纪90年代末，朋克是北京地下音乐的潮流。每到周末演出，在五道口的开心乐园酒吧和嚎叫俱乐部的门口就会盘踞着无数的“鸡冠头”，彭磊站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个呆头呆脑的大学生。

2000年新裤子录制了第二张专辑*Disco Girl*（《迪斯科女孩》），

1 雷蒙斯，美国乐队，朋克三和弦理论的创始者。

庞宽以机器人的身份，带着合成器正式加入了乐队。虽然还是朋克的底子，却多了些都市的纸醉金迷和年轻人的享乐主义。

在《流行一代》里，大舌头的彭磊第一句就唱道：“我们都已改变，可理想还没实现。”朋克男孩们开始了音乐上的第一次主动背叛，而关于“改变”的争议贯穿了新裤子发展的每一个节点。

到了2006年，新裤子乐队的《龙虎人丹》彻底变成了新浪潮和合成器流行风格。结合经典国货、港式迪斯科舞厅、社会主义初期的复古设计、国产武术等美学符号，他们掀起了不小的经典复古时髦的潮流。新裤子极尽夸张的视觉造型和舞台呈现引起了不小的狂欢，但也导致了乐队创始成员刘葆的离开，随后他加入了老牌朋克乐队蜜三刀。

彭磊曾经形容自己有“反大众人格”，觉得别人喜欢的都是破玩意儿，他讨厌媒体、讨厌宣传，演出时看到人很多也会觉得烦躁。这种“反叛”也许就是他们每一次做出放弃和重新选择的根本原因。

2012年，拜合成器和复古迪斯科所赐，新裤子与20世纪80年代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合体”了。然而现场音乐的主要受众——“90后”观众对这样的跨时空组合毫无接受准备，只是觉得时髦又有距离感。在一场草莓音乐节上，当上一个乐队演完，新裤子上场后再次用合成器制造出冰冷迷幻的音浪时，底下的观众几乎都走了。

他们开始反思是不是走得离观众太远了，也希望被更多人了解和喜欢，更何况他们也逐渐长大变老，要养家糊口，有了成年